

口述

中秋寄月

□ 刘书林

我在城里住了快三十年，每逢中秋，总爱扒着窗户，从高楼的缝隙里寻找心目中的那轮明月——永存于我心里的清透“玉盘”。

一

我老家在冠县清水镇刘屯村。20世纪60年代，我正处于童年时期。每到有月亮的夜晚，前邻柏林、西邻泽善和墨林，总会来我家玩儿。我们先是围在爷爷身边，缠着他讲老故事；等听完故事，便一窝蜂地跑到院内外的月光里捉迷藏——有人猫着腰躲在柴垛后，有人贴着墙根藏在大门旁，我则悄悄爬上院角那棵矮干枣树。可刚坐稳，树枝就轻轻一晃，月光正好照在我身上，小伙伴发现了动静，立马跑过来把我拽下，欢快的笑声在清朗朗的月光里荡出去老远。我总嫌月亮太亮，急得直跺脚。就连中秋节时，我们也是攥着甜丝丝的月饼，一边啃一边继续在月光下疯跑，跑到街前的王家大坑边，看月亮映在水里像撒了一把碎银子；伸手去捞，却只捧起一捧凉津津的水。

农历八月是农家人收秋的日子，我常常躺在院子里的玉米堆前，身下铺着草席和小棉褥子，仰头望月。有时候嫌月光太亮，像“洒”在身上似的，就随手扯过一件爹的旧衣裳，盖在肚皮上。娘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纳鞋底，针线在月光下一来一回地穿梭。

二

模模糊糊记得，1962年中秋，对于我来说，是月光暗淡、无月饼可吃的年份。当时，大家生活非常困难，家里实在凑不出白面和红糖。娘坐在灶前叹气，奶奶也在一旁不说话。晚上，我在院里的月亮下，手里空空的，心里也空落落的，连跟小伙伴捉迷藏的兴趣都没了。爷爷悄悄走过来，坐到石磨扇上把我搂进怀里，用粗糙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望着月亮说：“孩子，别愁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等你长大了，有好多好多月饼让你吃个够。”我望着那轮圆月，还真生出点盼头儿，好像未来的甜，都藏在那温柔的月光里。

20世纪60年代后期，家里日子渐

编者按 中秋月圆，清辉遍洒。一轮明月照见的，不仅是五谷丰登的时令庆典，更是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密码与情感纽带——孩童仰头找寻的嫦娥玉兔，藏着对团圆最朴素的向往；游子望月寄送的思念，凝结着“千里共婵娟”的血脉相牵。当千家万户的灯火温暖夜色，每一份个体的思念与祝福，便汇聚成对国泰民安的深切祈愿。

中秋是思念生长的时节，中秋夜更被赋予无限的诗意绵长。古往今来，每当那一轮圆月挂于苍穹，总能牵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无数情愫与文思，于是留下千古吟唱的诗句与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。今天，我们特别开设“口述·中秋寄月”专栏，与广大读者一起聆听与中秋有关的故事，共叙这一轮明月下的温暖记忆。

童年的中秋节

渐好转，每到中秋，奶奶和娘总要想法子添点喜气。中秋节前六七天，她们就开始准备蒸月饼馍的食材：麦子面得提前去集体的“万能磨”磨好，装在粗布袋子里“醒”着；红糖更是稀罕物，供销社每户就供应一毛钱的，娘把那一块块淡褐色的红糖用擀面杖擀成粉，装在小罐里，生怕撒了一星半点。有一年爷爷在自留地种的芝麻收成好，装了满满一陶坛，中秋前，娘抓两把放锅里用小火炒得香酥，拌进红糖白面馅里，整个灶房都飘着芝麻的焦香。我蹲在灶台边，盯着锅盖下冒着的水汽，馋得直咽口水。娘笑着拍我的后脑勺：“急啥，熟了让你吃个够。”

中秋晚上，掀锅盖的瞬间最让人欢喜！白白胖胖的月饼馍透着麦香，表面用红颜色点上圆点，既有喜庆氛围，又有圆月的模样。娘把馍放在高梁秆做的盖帘上晾，奶奶说得等月亮出来才能吃。好不容易挨到月亮刚从东方爬出来，奶奶递给我一个又大又圆、底平顶凸的月饼馍。我迅速站到院里的石磨上，向着东方举起月饼馍与圆月比谁大谁圆。这一童稚的举动，惹得大人们哈哈大笑。如今再想起，那轮圆月早已和娘蒸的月饼馍牢牢拴在了一块儿。

我们吃饱饭，爷爷搬竹椅坐在小院儿中央，摇着蒲扇赶蚊子，我就趴在他膝头，手里攥着半块还热乎的月饼馍，芝麻馅的香甜在嘴里慢慢化开。爷爷仰着头望月，慢悠悠地讲“嫦娥奔月”：“从前有个叫嫦娥的姑娘，偷吃仙药飞到月亮上了，宫里就一只玉兔陪着……”

月光像水似的，把整个院子镀上银辉，连墙根下小花猫蜷着的影子都看得非常清楚。它盯着我手里的月饼馍，尾巴尖轻轻摇晃。奶奶收拾完碗筷也过来，指着月亮说那里边还有吴刚砍桂树哩。我睁大眼睛紧盯月亮上的暗影，琢磨着玉兔要是能跳下来，陪我在月光下跑一圈该多好。

三

1968年中秋正好是周日。我爹从离家七十多里地的临清公安局休班回来，都快中午了。他匆匆从自行车横梁的档子里掏出个浅黄色纸包，领我走进爷爷奶奶住的堂屋，放在梨木八仙桌上，爷爷奶奶和我凑过去看，爹打开纸包，里面是四个圆嘟嘟的东西，我不知道那是啥。爹对两位老人说：“过节了，我从临清供销社买了一斤月饼，咱们尝尝鲜。”奶奶嘟囔着说“洋月饼啊”（因为这种月饼是用木质模具脱制而成的，与家乡的月饼制作工艺不同，

用的食材也有区别，样式更好看些，所以农家人称它为“洋月饼”），就拿一个掰开，一半递给我，另一半给了爷爷。那是我头回见、头回吃这种月饼，当时就囫圇吞枣地吃了，只觉得比娘蒸的糖三角馍又甜又筋道。

隐约记得，下午奶奶用大红纸剪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，贴在堂屋正当门的窗上。我兴奋地蹦着跳着。傍晚天也不冷，爷爷高兴地饮了几杯“老白干”，一家五口人吃着娘蒸的月饼馍，喝着绿豆汤，就着葱丝萝卜条，三代人吃起团圆饭。我们一家平常很少聚这么齐，那天我觉得特别幸福。

四

我第二次吃用木质模具脱的月饼，是1969年中秋节下午。那天我和小伙伴莲姐、建德、墨林背着草筐，去沙窝里割草。走着走着，建德突然停下，短促地喊了声“等会儿”。他两眼前先向四周扫了一圈，确认没人，才神秘地蹲下来。我们都围过去，见他从草筐底摸出一个小小蓝布手巾包，四个小脑袋凑一块儿，跟四颗熟透的倭瓜挤在藤蔓下似的，眼睛都瞪得溜圆。莲姐那缕头发蹭得我脸蛋痒，我也不敢出声。

建德打开手巾包，我们看见一块金黄的圆饼躺在蓝布上，表面那嫦娥奔月的花纹清清楚楚，周遭还有边棱。“这是啥呀？”莲姐忍不住小声问。建德撇着嘴笑，有点小得意：“土坯烤炉烤的模脱月饼，可好吃了！今天中秋，咱们都尝尝。”“月饼？”我们仨眼睛一下子亮了——这种“模脱”的月饼十分稀罕。四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，建德又小心地把月饼掰成四瓣，每瓣都有金黄外皮和饱满内馅，分给我们每人一瓣，还叮嘱：“用手托着吃，别掉渣儿。”

我捧着那瓣月饼，先凑鼻下闻了闻，芝麻香混着糖香直往鼻子里钻。咬一小口嚼嚼，还有股奇妙的韧劲儿缠在牙缝里。内馅甜而不腻——花生瓣的绵密、白芝麻的香脆、砂糖的醇厚，还有红绿丝儿的筋道，有股说不出的清香。

“清水供销社平价分给咱村十斤，让我爹负责卖。”建德一边小口嚼，一边说。我们这才想起，他爹是村里集体代销点的负责人，难怪能拿到这好东西。我指着月饼馅里红红绿绿的细丝，好奇地问：“这绿丝是啥做的？嚼着真带劲。”建德嘴里嚼着月饼，含糊回答：“我爹说，是橘子皮做的。”橘子是啥我们都不知道。大家面对面捧着

月饼，一边慢慢嚼，一边不停地跟建德说“谢谢”。那月饼的香甜留在口腔里好长时间。

1972年的中秋节上午，爷爷牵着家里那只半大的山羊，又喊上我跟在后边，一起往清水公社的牲畜市场赶。等和几个询价的乡亲搭完话，折腾了半个时辰，终于以二十多块钱的价格把羊卖了。

攥着崭新的票子，爷爷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，拉着我的手就往政府驻地西边走——那儿有供销社的食品站。当时买月饼既要钱又要粮票，爷爷从布兜里摸出五毛钱和一斤粮票递给窗口里的人，不多时，卖食品的老同志就用长方形铁皮盘子端出五个硬皮月饼。他用薄油纸包好，用细绳捆成十字花状，再打个“提手”结，问道：“这是您小孙子啊？”爷爷笑眯眯地应着，老同志用慈祥的双眼看着我，把月饼递到我手里。

到了集市最东头，爷爷接过我拎的月饼，解开细绳，拆开油纸，先递给我一个，自己也拿起一个，把剩下的包好又递给我。我仔细看着手里的月饼，表面印着一座八角亭子，亭下对坐着两位古人，正仰脸赏月。咬下去的瞬间，酥皮掉了一嘴，里头的豆沙甜丝丝的——在那个物资紧俏的年代，这一口香甜，成了我记忆里最鲜活的中秋味道。

五

如今，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。还没到中秋节，各大超市就摆满各式各样的月饼，包装盒华丽精致，馅料也五花八门——核桃仁、芝麻、莲蓉、豆沙、流心奶黄等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我买了父亲爱吃的软皮五仁和酥皮椒盐月饼，放在他面前。父亲兴致勃勃地打开包装，两手倒替着翻来覆去地看，各掰一小块放进嘴里品尝。没一会儿，眼泪就簌簌落在月饼上。我知道，他不只是为孩子的孝心激动，更是为这时代的变化、如今的好日子感慨。那些苦日子里的期盼，现在都成了实实在在的甜。我看着老人，也想起小时候过中秋时的简朴，眼眶也随着红了。

中秋节将至，我想，故乡的月亮肯定还和记忆中的一样圆圆满满。愿家乡的父老乡亲，在这皎洁月光下都能一家团圆、平平安安；也愿已故的长辈们知道，他们当年盼的好日子，现在都成了真，甜到心里头了。

